



云 之 思

宛云和弦◎著
YUNSHUI
ZHISI



16岁的捉妖少女，17岁的大唐储君

来自唐朝的古老血族，千古女帝武则天，落魄画师夜叉……

相逢的时候，以为最难莫过相知；相知的时候，以为最难莫过相爱；
相爱的时候，以为最苦莫过相隔；相隔的时候，以为最痛莫过相认；
相认的时候，以为最伤莫过相守；

相守的时候才知道，相忘于江湖，才是我爱你的方式。

北方文艺出版社

宛云和弦◎著

云 之 思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谁之思 / 宛云和弦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17-2963-1

I. ①云… II. ①宛… III. ①言情小说 - 中国 - 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6878号

云谁之思

作 者 宛云和弦

责任编辑 王金秋

封面设计  http://blog.sina.com.cn/y11design

内文版式 刘子杨

网 址 <http://www.bfwy.com>

电子邮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95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邮 编 150010

定 价 22.00元

书 号 ISBN 978-7-5317-2963-1



目录

楔子		1
第一章	帝都春	6
第二章	洛水寒	26
第三章	长相思	47
第四章	在长安	64
第五章	唐宫乱	82
第六章	隔云端	106
第七章	我心悔	129
第八章	爰采唐	148
第九章	之子归	166
第十章	扬州雪	182
第十一章	云谁之思	196

楔子

壹

楔子

2006年，仲夏。

英国，古堡，月夜。

夜色如墨，血月凄迷。掠过黑沉沉如战戟林立的满山松林，便可望见踞于山巅的苍郁古堡。阴森之气正自地底生发，经年滋生，汇聚成大团浓雾弥散在山野四周。

沉沉的墨云压得低低的，一钩残月清冷的幽光，勉强映照着古堡，那倾圮断壁仿若一只只惨白的嗜血魔掌，迎面扑来。

黑压压一片鹭鸟正聚集在巍峨古堡前享受美味。不时有几只抬起头目光警觉地扫向四周，阴鸷凶残的双眼如坟间鬼火，发出骇人的莹莹绿光。

“嘎！嘎！”

突然，鹭群似是受到了惊吓，发出刺耳的厉叫扑棱棱四散飞去。鹭群贪婪地撕食的食物，赫然在目！

刹那间，望不见边际的鲜血充斥眼底，天地皆化为血色。猩红血水瀑布般由上至下，漫过直通城堡大门的层层石阶。举目望去，断肢残骸七零八落散布其间，红白耀目，只一念，便使人想见杀戮时的惨状。

此时的古堡宛若地狱现世，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腥臭之气更是遮天蔽日，即使隔着屏幕也好似刺鼻而来。

“呕——”会议室的角落里竟然响起了作呕声。

投影仪播放的画面在此时定格，一位英国传统绅士打扮的沧桑男子沉痛地说：“这就是我们当时拍到的场景。经检查，这些数量众多的死者并非人类，而是凶手的血族同类。这个凶手就是我们猎人组织要找的人——暮！他来这里的目的找到记载时空秘术的血族密书，而据说，画面里的这座古堡就是藏书之地。这场杀戮之后，暮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猜测他可能会回到他在伦敦的住所，但守在那里的猎人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在他空荡荡的住处发现了一条线索，他完好地珍藏着两幅中国古画。”

紧接着，屏幕上出现了两幅古画，各绘着三位身着各式官服的古代人物图像，面貌各异，栩栩如生。

迎宾图？！端坐在圆桌一席的黑发少女此时眸光一闪，心中暗惊。

她认得此画，这是咸阳章怀太子墓出土文物的仿品。画的是各国使节由鸿胪寺官员指引，吊唁大唐章怀太子。此画分东西两壁存于章怀太子墓，东壁绘拂菻、高句丽、突厥三国使节，西壁绘高昌、吐蕃、大食三国使节。

只是这两幅拓本与原画略有差异，在画的右下角各绘了一朵小小的红色牡丹花。

“鉴于暮收藏着这样两幅古画，以及他本身亚裔血族的身份，我们猜测他很可能会去中国。暮非常古老，而且做事不择手段，为了安全起见，组织必须尽快抓住他。亲爱的莫菲小姐，这就是我们请求中国捉妖师协助的原因。我们真的非常非常

需要你的帮助。”

少女站起身，郑重地点了点头。

贰

2006年，仲夏。

中国，咸阳，章怀太子墓。

虽是骄阳如火，酷暑难当，但章怀太子墓前却依旧游人如织。

人群中，身材娇小面容清丽的黑发少女摘下墨镜，慧黠灵动的明眸环顾着四周。半晌，发现并无异常，她才调皮地噙起红唇，长长地吐出一口闷气。

“他好像并不在这里，不知会不会来呢？”

想到此，莫非弯起嘴角，不禁自嘲地一笑。即使他真来，又怎会是现在？这样明艳灿烂的日色，他又怎能得见？此时此刻，不管在这世上的任何地方，他都该待在暗无天日的坟墓里才对。

因为他是个血族。以吸食人血为生，不死，不老，残忍，冷酷，永远只能在暗夜中度过，永远不得见光明。

这个看不出族系的血族亲王，有血族共有的特征，只是比起其他血族来说他的确是个异数。除了异常残暴地对待人类，更为了找到传说中记载着时空秘术的血族密书，不惜戮杀同类。他还有一张亚洲人的面孔，俊美雅致，带着东方式的傲气。血族源于欧洲，具有亚洲血统的亲王相当罕见。如果他真是华裔，依照成为亲王的年纪——千年——往上推断，他可能在唐朝时就成为血族了！

但即使如此，迎宾图出现在他空荡荡的家中，仍是件令人颇为费解的事。

站在墓室里，莫非扬起纤巧的下巴，望着那幅著名的壁画茫然出神。如此费心

摹拓珍藏，会是出于喜欢吗？

记载有时空秘术的血族密书，大唐太子墓迎宾图，红色牡丹花……

“呀！”正冥思苦想的莫菲，忽地面色一变，发出一声惊叫。

虽然还不明白迎宾图暗示着什么，但它属于大唐无疑，而牡丹又是洛阳城的标志。他要去的地方绝不是这里，不，甚至不是洛阳，而是……

难道，暮竟要逆天而行？

莫菲被这猜想惊出一身薄汗，转身迅速离开太子墓。

洛阳古城遗址。

夜色苍茫，被城市包围的唐宫城大遗址，空阔无物，满目苍凉。千年宫室掩埋脚下，千载繁华寂寂无声。

漫漫尘土之中，黑衣长发的男子紧闭双目，盘膝独坐。夜风袭面，吹得他的长发御风而舞，月色下，一张苍白的俊容精致非凡。

只见他的薄唇翕合不停，吐出一串诡谲的咒语，紧接着他伸出手指对着眉间用力一划。光洁饱满的额头登时出现一道狰狞血痕，猩红的鲜血随即喷涌而出，淌过双颊，他本来苍白的面目，此时更显得妖邪可怖。

莫菲正于此时赶到，见到此情此景，不禁也生出几分怯意。但暮随时都可能消失，容不得她犹豫分毫。

她昂首大叫道：“暮，停下！”

手中的缚妖锁随话音脱手飞出，一道冷冽银光，如闪电般骤然劈开夜色。

然而，那人竟任由银链缠身也毫不在意，甚至没有睁眼，他不屑地冷哼道：“竟然有人猜得到我会来这洛阳古城进行血祭，看来猎人们也不全是废物。可惜，你来得太迟，时空之门已经开启！”

暮的话音刚落，只见自额间流出的血，源源不断地滴落在地。一颗颗血珠串成血线，如活了一般，绕着他的周身蛇形蜿蜒，最终勾画出一个巨大的六芒星图案。

刹那间，狂风大作，星月暗淡。层层云气自暗黑天际不停翻涌，在渺渺虚空中汇聚成无边无际的气流旋涡。浩大恢弘之势，可吞天地！

莫菲花容变色，不禁后退几步。努力站稳身体，顶着漫天风沙，继续问道：“你难道不知道，妄图改变历史，逆天而行的人，最后都会遭到天诛而不得善终？你也是千年的血族亲王，为何偏要这样自寻死路？”

“哼，好放肆的丫头，可知，我随时都能杀了你？”他傲慢地说道，似是觉得这个面对血族亲王也毫不畏惧的女孩颇为有趣，终于睁开眼看向她。

少女的黑发在风中纷乱飞舞，俏丽的面容在风沙中显出几分迷离之态。她面色微白，抿了朱唇勉力站在原地，一双清澈黑眸直直地望向他，带着几分倔强，几分不甘。

“竟会是你！”一见之下，暮大惊失色。

半晌才接着又道：“原来如此呀，可惜，我知道得竟这样迟！”他冷峻幽深的眼底，隐隐有泪光闪现。

他忽然挣断满身交错缠绕的银链，仰天大笑：“哈哈……逆天之人，必遭天诛。你可知道什么是过去，什么又是未来？你认为未曾经历过的那个时空究竟是过去还是未来？对我来说，那里是过去也是未来，是我必须回到的原点。所以，什么天诛，什么命运都无法阻挡我！”

身后的气旋越来越大，暮浑身散发着慑人的气势，强掩着满脸哀伤，他被巨大的未知力量吸附，一瞬间消失在气旋中央巨大的黑洞之中。

莫菲心中骇然，她知道暮已进入时空之门，一切再无法挽回。她万分不解，他究竟为何这般笃定，即使知道要受天诛之罪还是要去？如果他真的成功，大唐将要发生何种浩劫？

她迎着狂风，衣裙猎猎而舞，只犹豫了一瞬，便也纵身而入，任时空之门将她带入了另一个世界……

第一章 帝都春

壹 春欲暮

“卖花，卖花。姚黄，二乔，洛阳红……”

天津桥的一侧，一个卖花的小童不住地吆喝着，他稚嫩的声音很快便淹没在周遭嘈杂的人声当中，几不可辨。

大唐东都，人烟阜盛，街市繁华。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不时还会见到金发碧眼的胡人，宽袍窄袖各有风情。

幽幽洛水将东都城一分为二。北边是雄伟壮丽的皇城，南边是市井百姓们居住的坊里。隔着天津桥如烟的翠柳看过去，皇城高耸的赭红色城墙以及深广的屋宇，莫不让人心生叹服。

五月的洛阳城，牡丹花已有些颓败。帝都春欲暮。

“已经是乾封三年五月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一个坐在桥头晒太阳的老头儿，颤着声对坐在身旁的小孙子说道。

小孙子接口道：“爷爷，三月的时候皇上就下诏改了年号，现在是总章元

年。”

“哦。”老头的声音似叹息般响起，“总章元年了。时间过得真快，你哥哥还没回来啊，东辽打完仗了吗？”

“哥哥……回来了，不过生病死了。爷爷你不记得了？”

“啊。”老头儿又是一声长叹。

戴着斗笠的白衣少年走过桥头的时候，微微转首看了眼那个老人。干枯瘦削的一张脸，已是老态龙钟，一双浑浊的眼中流露着浓浓的哀伤。

他轻轻叹了口气，转过头继续往前走。

大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东辽战事不断。率军东征的是大唐三朝重臣李勣以及被人称为白袍薛礼的大唐战神薛仁贵。大唐与新罗联军正是在这一年大败高句丽，存国七百年的高句丽在历经隋唐数个君王的征伐之后，在高宗当政之时灭亡。

少年缓缓地走在帝都的大道上，姿态俊逸，玉树临风。虽然年纪尚不及弱冠，举手投足间却有着粗布衣衫无法遮掩的凛然威仪。斗笠下浅灰色的暗影中，一双漆黑的眼眸嵌在略显苍白的俊美面容上，如深渊般静幽难测。而这双深邃的眸子里，偏又有一抹淡淡的忧伤氤氲流转，让人忍不住心生爱怜。

身穿鹅黄、淡粉、深红各色高腰襦裙的帝都少女们，无意间窥见他掩在斗笠下的真容，无不频频回头。那过目不忘的风华，让这些豆蔻少女顾及不得所谓礼数。她们掩口浅笑，颊上绯红，相互推搡着望向他窃窃私语，不过是称赞他的英俊举世无双。

他仍旧向前踱着，神情淡然。于周遭花红柳绿、斑斓如画的街市之中，好似一笔写意水墨，虽无颜色，却更显跳脱。

随身的折扇被轻轻握在手心，扇柄的金色流苏垂在他素白的广袖外，随着从容的步伐微微晃动。走了许久，他才停下来，扬眉朝着则天门的方向看了一眼。他九岁那年，皇帝曾经在那里隆重迎回东征的将士，接受百济的臣服。一晃已是八年。

少年微微侧身，身后立时有个身材健壮的人赶了上来，恭谨地垂首听他说话。

“出城。”少年的嗓音带着沉沉的韵味。

那人犹豫了一下，还未及答话，少年已经朝城门走去。身后的人仍旧对着他的背影说了声“是”。招招手，又有几个同样高大健壮的布衣男子跟了上来，他们手里牵着数匹马，将其中一匹罕见的大宛良驹带到少年面前，少年行云流水般翻身上马。他们跟在少年的身后，刻意的闲散中流露的却是禁卫军的训练有素。

城外，少年纵马疾驰。

即使是春日，抚过颊边的风在这样的疾驰中也显得有些寒凉。坐在通身雪白的大宛良驹上，少年浅浅地咳嗽了起来。他努力压制着，可这咳嗽没能止住，竟然愈演愈烈，最后他不得不拉紧缰绳停了下来。

身后健壮的男子慌急地问道：“公子，可有不适？我们还是回去吧。”

少年抬起广袖掩着嘴咳，身子微微起伏，稍显羸弱，淡淡的眼神平静无波。

“不必。”他只说了这两个字，就又坐直身子拉紧了缰绳，坐下的白马很是通灵地迈着闲散的步子向前，身后的侍从不再说话，静静跟上。

日暮，一行人已经行至京郊的一个小村落。

“宽，这个村子怎么没有人？”少年问。

宽在身后欠了欠身，回道：“回公子，这个村子有很多去东辽打仗的士兵，没能按时回来的，按逃兵处置，连坐家人。”

虽然知道大唐有这样的律条，但少年仍是没有想到会是这般境况。少年眉头紧锁，脸色沉郁，沉默着继续向前行去。马蹄声在空寂的村子里回荡，出奇地响亮。

“嗒嗒，嗒嗒……”

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腐败的死亡气味，这让少年人的喉头一阵瘙痒，咳嗽之声再次溢出。

“公子，您还是……”宽想再劝他的主子回去，甫开口，一阵隐约的歌声从远

处传来，打断了他。

葛生蒙楚，葳蕤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

葛生蒙棘，葳蕤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

是一曲挽歌，《葛生》。歌声哀婉，凄恻感人。

少年心头微动，忽然策马朝前奔去。

宽一急，忙叫道：“公子小心！”挥手加鞭，也向前急驰而去，想要挡在少年的白马前。还未及赶到，少年便收紧缰绳，连人带马直立而起。

“啊……”白马长嘶，紧接着是一声女子的惊叫。颤抖的声音中，带着无尽的凄惶、恐惧。

眼前一个老姬，一个少妇，皆是衣衫褴褛，跪在一具无头尸体旁。

老姬眼窝深陷，似乎已盲了很久。少妇一脸尘灰，黄瘦不堪。一个身材瘦弱、头发蓬乱的男孩站在她们身侧，歌声正是从他口中传出。

男孩见有人来，止了声，上前一步将那一老一少挡在身后。看着前蹄飞起的白马竟是毫无惧色，圆睁着一双杏目，狠狠地盯着马上的少年人。

那少年心中一惊。很久没有人这样直接坦然，既无媚意又无惶恐地看着他，甚至略带些恼恨。

男孩一身蓝衣，乌发雪肤，眉目如画。一对澄澈黑眸，摄人心神。

“什么人？”宽浑厚的男声打破了一时的沉默，他抬起马鞭指着男孩子问道。

扬脸怒视着来人的，正是随暮穿越时空来到大唐的莫菲。她满脸恼怒之色，并不答话。

“公子，他好像并非我大唐人士，估计听不懂我们说话。”

莫菲闻言，这才想到自己身上穿的并不是唐装，而是淡蓝色的牛仔裤，浅粉的T恤衫，外面罩了一件少妇丈夫的外袍。粉蓝色交领短衫，靛蓝底儿的绣花腰带，

宽松的淡蓝色长裤，这身花花绿绿的打扮再加上头上凌乱的发髻，比起眼前这几位宽袖长袍的中土人士的确是更像外族。

她不觉有些好笑，她和他们隔了千年，又一身怪异装束，说她并非唐人也无可厚非，但，这汉语她可还是听得懂的。

白马上的少年脸藏在斗笠下看不清楚，微微点了点头，似在打量她，然后淡淡“嗯”了一声。

少年身侧的侍从又转过脸来朝男孩身后的少妇和老姬呵斥道：“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少妇抖作一团，头埋在膝盖里说不出话，瞎眼的老姬忽然俯身痛哭：“我的儿啊。”

少年冷声叫道：“宽。”

宽颌首下马，走到老姬身边。莫非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急急上前要拉住他。还未伸手，只觉肩上一紧，左右手已被另两个侍从制住。宽用脚踢了踢地上的无头尸体，然后抱拳对白马上少年说道：“公子，这人身上还穿着囚服，看样子是不久前斩首的逃兵。”

莫非听得忍无可忍。她到这东都已经数月，自然知道大唐这酷厉的连坐律法。眼前一对婆媳收留她这个在东都无家可归的人住在家中，又像亲人一般好心照顾，不久前她们被人揭发是逃犯家属，免不了要充军发配，沦为官奴。

莫非抬头对马上的人厉声说道：“你们这些人还讲不讲道理，她的两个儿子都浴血沙场，奋战辽东，其中一个不过因为途中生病没有及时赶回来，你们就杀了他，还要连坐家人，这是什么律法？看看这个村子还有几个人，现在你们连弱小的女人也不放过，她们不过是想祭奠一下自己的儿子和丈夫，究竟有什么错？大唐的皇帝就这样对待出生入死为国奋战的将士吗？”

“大胆，竟敢口出狂言，侮辱皇家。”从来没听过如此大逆不道之言的宽气极，扬鞭朝莫非打去。

“啪”的一声脆响，莫菲本能地一偏头，鞭子落在肩上，火辣辣地疼。她抽了口气，上前反手就还了宽一巴掌。

耳光响亮，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这个耳光打得太出人意料，身侧原本钳制她的两个侍从，见她体形瘦弱，先前并没有上心，手上力道自然也不大，没想到竟是平白让宽受了这一巴掌。

宽的脸登时红透了。他哪里受过这样的羞辱，别说是个市井贱民，就是皇亲贵戚也没人敢这样放肆对他。暴怒之下，他立即扬手又打下一鞭。

莫菲却仍是毫无畏惧，心道这一鞭子但凡下来，她才不会管什么捉妖师的江湖道义，一定要抓个小鬼专门放进他家里闹腾一番，好让他尝尝无故打人的报应。

“宽，住手！”白马上的少年人突然喝道。声音不大，却很坚决，嗓音沉沉的，威仪十足。

宽手中急落的马鞭只得骤然转了方向，掠着莫菲头顶的发髻危险地偏向一侧。莫菲只看见他鞭子落下，还未到身上，早气得七窍生烟。因为两肩被人所制，她便抬脚狠踩宽的六合靴。

宽脚上一疼，知道又吃了暗亏。但他却不敢违抗公子命令，只恨得咬牙切齿，怒视着莫菲，两眼几乎喷出火来。

看了片刻，他忽然冷哼一声，奚落道：“原来是个黄毛丫头。”

那一鞭并未落在莫菲身上，只是打散了她的发髻。她一直学不会古人繁复的发式，勉强挽成的髻本就松，此时被鞭梢扫到，一头乌发便垂散开来，露出女儿本色。虽然得了便宜，她嘴上却并不饶人，回道：“怎样，被黄毛丫头扇耳光，踩脚丫，挺骄傲的嘛。”

“你……”宽一时语塞，连脖子都红了起来。

莫菲故意挑了挑嘴角，朝着他挑衅地扬眉哂笑。

这一笑，她清秀的眉眼立时生动起来，令人顿时忘了她不成体统的妆容举止，一时间只觉这女孩子顾盼生姿，芳华尽显，不由得对她的气恼也消了几分。马上的

白衣少年心中暗惊，竟有这般洒脱俊秀的少女。

宽却越发气得青筋暴露两颊通红，憋了好一会儿，终是忍下，冷声对少年请示道：“公子，属下请公子将这无理之人交给属下处置。”

莫菲此时心中也有些后悔，不该在这里逞口舌之快。看着这几个人衣饰虽然普通，却个个气质不俗，就是被她气得满面通红、恼羞成怒的宽，也是因为自己口快，这般涵养绝非普通人能比。他们若想要处置她，估计比碾死只蚂蚁还要容易。更何况大唐的律法对于此事的确严苛非常。只是事已至此，害怕也无济于事。

顺着宽的目光，莫菲也看向白马上那个戴着斗笠的少年郎，静静等待他的回答。

少年的面目藏在斗笠的暗影中看不清楚，她却感觉到那少年似乎也在看着她。

怔了一会儿，白马喷了个响鼻，原地踏了两步，少年轻轻揽了揽缰绳，说道：“宽，回吧。这女子是外邦人士，自然不太懂我中原礼数。”

“可是，她明明说一口流利的官话，况且这两个人犯了律法。”

“她穿的确实是新罗男装，但分明是外邦人士。至于其他两个人，”白马上的少年顿了一下，“不过是这村子里的庶民，且饶了她们。”少年说完掉转马头，往回而去。

莫菲忍不住吃了一惊，少年竟会这样轻易地放过她们！甚至，愿意冒险违背大唐的法令。

宽还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冷哼一声，抛给她一句“算你走运”，便匆忙上马，跟了上去。

原先钳制她的两个侍从随即也放开她，迅速跟上。临去时，二人讪笑低语：“没想到堂堂府率，竟有被丫头片子欺负的时候。”

站在原地，莫菲轻触了下被鞭子打伤的左肩，咧了咧嘴，苦笑一笑。

夜幕已临。人马离开的方向传来轻轻的吟唱：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於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於其室！

正是那一首她未唱完的《葛生》。不知为何，她竟直觉那歌声一定出自白马上少年郎。是那般沉着，沙沙的带着磁性的声音，而其中又隐着深切的怜悯。

忽然，马的嘶鸣之声打断了歌声。莫菲心头一紧，扬声叫道：“哪里来的幽魂，在此放肆！”刹那间，银白色的锁链闪电般从袖中蹿出。

貳 夜未央

少年人一行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马不知被什么东西惊吓，任凭侍从们大声呵斥，就是不肯前行，只是慌乱地原地打转。宽和侍从们见状，立即下马噌地抽出了雪亮的横刀，将少年护在中央。

就在这时，一道银光当空闪过，众人面前出现了一条银链绕成的螺旋，悬在半空中不停地疾速旋转。

异装的少女披发飞奔而来，持着银链的一端，朗声说道：“你们快走。”

说着，她发力一拽，将缚妖锁狠狠一收。银链的旋涡当中随即发出一阵凄绝的惨叫，听得众人都不禁打了个寒战，一时竟没人敢动。

莫菲不由急道：“怎么还不快走！”

宽大声怒斥：“大胆丫头，竟敢施妖法，惊了我们的马，你到底什么来路？快从实招来！”他满脸杀气森森，高扬横刀紧逼而来。

莫菲又气又急，心道，这人怎么这般不分青红皂白？缚妖锁握在手中，由不得她分心离开。不得已，她只能飞身后退。